



风华上海

乔雨今 著

责任编辑：向 琳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4 by Yuqiao Ji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年7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21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4940412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4940412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648-7



目 录

上海 1940，
一场求婚闹剧，
将两个不同生活轨迹的年轻人，
紧紧牵挂在一起。
一个纨绔公子，
风花雪月，
一个新派小姐，
独立内敛。
鱼龙混杂的上海滩风云变幻，
伪势力笼罩的云间府暗潮汹涌，
谍影重重与家国之恋，
谨以此文追忆人间正道沧桑。

第 1 章	初到上海	001
第 2 章	相亲之遇	005
第 3 章	三号仓库	009
第 4 章	济世堂前	013
第 5 章	名媛派对	017
第 6 章	法式餐厅	021
第 7 章	入室小贼	025
第 8 章	钟家老爹	029
第 9 章	义卖晚会	033
第 10 章	好友订婚	037
第 11 章	泼皮无赖	041
第 12 章	芒娜丽莎	045
第 13 章	千金婚礼	047
第 14 章	事与愿违	051
第 15 章	东柳旅舍	056
第 16 章	神秘女郎	059
第 17 章	承颐生日	062
第 18 章	相亲局后	065
第 19 章	租界华捕	068
第 20 章	乌龙求婚	071
第 21 章	收回金条	075
第 22 章	家族小宴	078



第 23 章	苏州之行	081
第 24 章	日式庭院	084
第 25 章	淑娜小姐	088
第 26 章	婚宴礼服	091
第 27 章	文星陨落	094
第 28 章	破案压力	097
第 29 章	雯龄结婚	099
第 30 章	限期破案	102
第 31 章	原配闹剧	104
第 32 章	雯琦小姐	108
第 33 章	江沪春色	110
第 34 章	英雄事迹	112
第 35 章	神勇探长	116
第 36 章	衣香鬓影	118
第 37 章	不夜之城	122
第 38 章	火锅饭局	124
第 39 章	夜探华府	126
第 40 章	二叔牌局	129
第 41 章	新特派员	131
第 42 章	风雨同舟	134
第 43 章	虎口脱险	135
第 44 章	难舍需舍	136
第 45 章	旺福酒家	138
第 46 章	茶楼小聚	140
第 47 章	阴差阳错	143
第 48 章	今夜有雨	145
第 49 章	绑匪赎金	147
第 50 章	采访记者	150
第 51 章	公寓租客	153
第 52 章	不良邻居	156



第 53 章	铃兰芬芳	159
第 54 章	回首不堪	161
第 55 章	黄金配角	163
第 56 章	美疗中心	166
第 57 章	艺人签约	168
第 58 章	学社酒会	170
第 59 章	启贤公子	172
第 60 章	岳蕃失踪	175
第 61 章	皮草商行	177
第 62 章	欢迎酒会	181
第 63 章	荻原莉子	184
第 64 章	久别重逢	186
第 65 章	追捕嫌犯	191
第 66 章	试探许桑	194
第 67 章	永安寺庙	199
第 68 章	火烧仓库	202
第 69 章	再施刺杀	205
第 70 章	铲除后患	210
第 71 章	浦江之约	214
第 72 章	身家赌局	218
第 73 章	解救翠寒	221
第 74 章	尹氏家变	225
第 75 章	无锡之旅	230
第 76 章	偷龙转凤	234
第 77 章	新戏开拍	236
第 78 章	麻雀盗贼	239
第 79 章	暗通款曲	243
第 80 章	梨花海棠	245
第 81 章	隐秘朋友	248
第 82 章	久仰大名	251



第 83 章	新欢旧爱	253
第 84 章	邱氏合同	257
第 85 章	暗流涌动	260
第 86 章	情报主任	263
第 87 章	玉石俱焚	265
第 88 章	江河日下	269
第 89 章	医院病房	272
第 90 章	不离不弃	274
第 91 章	爆竹辞旧	278
第 92 章	闫氏股东	280
第 93 章	唤醒海峰	283
第 94 章	公开投票	285
第 95 章	新生降临	289
第 96 章	鱼目混珠	292
第 97 章	香消玉殒	294
第 98 章	武康别苑	297
第 99 章	居酒之屋	301
第 100 章	郊野谈话	303
第 101 章	孤注一掷	305
第 102 章	探听消息	308
第 103 章	折戟沉沙	311
第 104 章	浮生若梦	314
第 105 章	世纪婚礼	315

本小说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第1章

初到上海

海上客轮吐露清冷远烟，悠扬驶向上海，1940。

梅小姐斜倚在船舷，凉风薄雾之间隐约可见东方港岸。客轮一声沉闷鸣笛，她眸色沉静，不觉将驼色羊绒外套衣领拉紧一些，上海二月想必春寒料峭。

东方天际晕染一抹橙红，一轮红日于混沌云层之中冉冉升起，光线由柔和渐转耀亮，映得海面晨雾轻盈缥缈。

梅小姐这些年旅居海外，独在异乡倒并不觉孤单，因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人。她特意在元宵节后回来，只为避开灼热的人间烟火。若非有特殊使命，可能她再不愿踏上这片阔别七年的土地，回忆不堪回首，唯有尘封。

英国字林商行在上海发行《字林西报》，新任社长戈林先生已先到达。梅若浮小姐应戈林先生之邀，出任报社特聘副主编，正利用此行，将欧洲华侨抗日赈灾捐款带入这座命途跌宕的城市。

伦敦出发，上海抵达，辗转多地，恍若隔梦，这次是真的回来了。

由报社安排，傍晚抵达下榻之所：赫德路195号爱林登公寓（Eddington House）。这是一栋八层西式洋房公寓，大客厅、双卧室、储藏阁、卫生间、壁炉、阳台、热水汀，一应俱全。从所居三楼阳台，可俯瞰街口人流穿梭，电车往来，市井百态，民生万象。

一路舟车劳顿，梅小姐简单归置行囊，浮游心情逐渐安定下来。先洗一个热水澡，头发湿漉漉，她用毛巾裹着出来，坐在柔软沙发呆滞许久。暮色又深沉了些，客厅安静，只有悬挂在雪白墙壁上的钟摆嘀嗒。意识到天已转黑，她才想起点灯，望一眼茶几上电话筒，迟疑半晌，才拨通一个号码。

话筒那头是久违的中年男声，熟悉且清晰，“喂？请问哪位？”

“父亲，我回来了。”梅小姐沉静道。

电话那头男子声音一顿，“嗯，明晚来家里吃饭吧。”

“家？”梅小姐目色弥散，陷入鹅黄灯光与迷离夜幕之中，“好。”

与她通话的男人姓梅名远亭，祖籍北平，著名教育家，上海圣彼得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若浮便是他与第一任妻子洛氏所生的女儿。梅远亭与第一任妻子乃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北京城的书香门第与没落贵族，也算门当户对。话说约莫二十年前，梅远亭还是一个青年学者，考上了庚子赔款留学生，便漂洋过海赴美留学，此后多年未归。那位洛氏夫人守着若浮一个女儿，病怏快许多年，临终也未再能见到夫君一面。听人讲梅远亭早已在美国结婚生子，然而这是后话。看来若说与谁天生缘浅福薄，只能怨命。

次日傍晚，一辆黑色福特小轿车驶入法租界高档住宅区，穿梭于法式梧桐路，在一栋棕红色花园别墅前停驻，别墅门口标牌清晰题刻：梅公馆。

一位臃肿的年长佣人已在外面恭候多时，殷勤为梅小姐开门，谦恭带笑，“大小姐回来了。”

暮色晚风中走进梅公馆，心情别有滋味，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进门回廊一阵白茶香，清新雅致，未见人影，欢声笑语已先入耳：中年、青年、少年、男人、女人。

客厅中央一张棕皮沙发上怡然坐着两个女子，一胖一瘦，正悠然谈笑品茶，眼角眉梢和气融洽。身材丰腴的女子是梅小姐的二婶黄秀茹，旁边坐着的清瘦姑娘不认识。那年轻姑娘梳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流露青涩气息。她低头细手削苹果，自己不吃，把苹果切块摆在茶几上一个高脚玻璃盘中。沙发旁两个少年正在草色编花波斯地毯上打闹嬉戏，一高一矮，一个跑一个追，躲猫猫。高的是梅若浮的堂弟梅承颐，矮的从未见过。三叔梅岱亭在壁炉旁抱胳膊站着，笑着两个毛头小子玩耍嬉闹。

那矮胖少年一不留神，没头没脑撞到正走进来的梅小姐身上，“嘭”的一声人仰马翻，小圆脸红噗噗，呼哧带喘。

父亲梅远亭闻声从书房出来，多年前的青布长衫已换作西装马甲，黑框眼镜变成金丝挂镜，虽比记忆中发福一些，两鬓染霜，但神采炯炯，面色圆融。都说相由生运，想必他这几年官运财运应该不错。梅远亭声音祥和，似在大学讲堂，字字句句都令青年后生如沐春风，“那是你弟弟，润麟。”

梅小姐心料如此，轻抚润麟衣衫，礼貌微笑与他说话，“我从英国带了巧克力，送给你吃。你多大啦？”

“我再过两个月就满十一岁啦。”梅润麟欢喜接过精致包装的海贝巧克力橙色礼盒，虎头虎脑道。

梅小姐的微笑终究僵住，迟疑一下，手缩回来，看看润麟，又望一眼梅远亭，意味深长。

客厅一阵沉默，尴尬只有局内人懂。

“人都到齐了，快叫阿芸开饭吧，茶都喝腻歪了，”二婶黄秀茹强笑一声，舒缓气氛，上前热络挽住梅小姐胳膊，亲切笑声如银铃悦耳，嘘寒问暖，“好些年没见，女大十八变，真是越发高挑出众了。这些年过得都好么，二婶可想你了……走，咱们去餐厅，边吃边聊。”

梅远亭的续弦周芸正在餐厅张罗晚饭，莹润水晶吊灯映衬她罗兰紫色旗袍，显得身姿苗条，风韵绰约。

米色丝绒织花桌布上餐具摆设精巧雅致，别具一格。周芸见众人进来，含笑招呼一声，“呦，客人都来了？”

家族人中数黄秀茹与梅小姐最为熟稔。二婶黄秀茹与二叔梅敬亭在北平生活多年，后来二叔仕途变迁，一家人辗转迁徙，定居上海。梅敬亭官场应酬多，故而今晚家宴只有二婶带着儿子梅承颐过来。

互相寒暄厮见一阵，众人落座动筷。

黄秀茹坐在梅若浮旁，亲自斟酒添菜，细心夹葡萄鱼给她，“你刚回国，阿芸亲自下厨做的本帮菜，不知习不习惯。我刚到上海那阵，发现这里有那么多珍馐美味，大快朵颐，可肥了不少。”

众人都笑，场面逐渐放松活络起来，品酒闲话，时下流行，风土人情，家长里短，无一不谈。

黄秀茹对梅若浮的终身大事，相当关注，似乎这个年纪的女人，能够关心晚辈的，也就那么几件事。亲爹都不上心，当婶婶的当然要管一管，就听她语重心长絮叨，“都二十五岁了，光阴不等人，二婶在你这个岁数，承颐都会背三字经了。这次回来，我可要多介绍一些青年才俊给你认识……”

周芸亲手为梅小姐盛一碗羹汤，笑盈盈搭话，“若浮是伦敦大学古典

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条件高的哩，一般人怎入得了她的法眼。”

三叔梅岱亭肩膀微耸，跷起二郎腿，从西裤口袋掏出一只鎏金打火机，点上一根香烟，有意无意打断这茬，“唉，大嫂炖的荠菜豆腐羹，清新淡雅，鲜嫩可口，里面是加了冬笋吧？”

黄秀茹瞥眼小叔子一副气定神闲、吞云吐雾模样，忍不住说道两句，“岱亭啊，你也是坐三望四的年纪，都不着急，上次给你介绍的薛小姐，论家势、论模样、论人品，哪里不行，怎的就没瞧上人家？”

梅润麟喝一口橙汁，笑嘻嘻在旁插科打诨，“我三叔仪表堂堂，年富力强，想嫁给他的人从家门口排到黄浦江去哩，哪轮得上什么薛小姐。”

大家都笑，气氛融洽欢愉，夹杂本帮菜香，米酒清醇，勾勒出一段家长里短，人间烟火。

梅小姐掩口浅笑，透过饭菜热腾腾的气息望向他们，想起儿时北平老房里亲朋欢聚，也似这般热闹景象，只是曾经的京味煎炒烹炸已换作而今大上海的浓油赤酱。想到这些，耳边分外亲切的笑声渐渐消失，只看到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表象笑脸，久而出现幻觉：明明有许多亲戚，可活得依然如孤儿一般。从玻璃窗能看见外面街道，梅公馆的窗外是料峭寒风与纷繁战乱，包裹在里面严严实实的，是别人家的温暖……

半夜的月色流淌，黑色福特小轿车在赫德路爱林登公寓楼下停住，送梅小姐回来。

晚间露重，鼻头湿凉，头脑也格外清醒。幽黄路灯下，街角传来小贩叫卖声：糖炒栗子。

糖炒栗子，上次尝鲜还是七年前在北平，如今上海也有卖。或是北方人逃难，将糖炒栗子的手艺带到南方来了？

买了半斤，旧报纸裹着，捧在手里，暖乎乎冒出香气。梅小姐思绪游离到儿时北平，春寒料峭，那年母亲还在，家中亲朋围炉夜话，剥花生栗子，嗑崩豆瓜子，心里暖和和，似乎有最亲的人在，就不觉得冷了。

一阵清冷夜风吹来，她把驼色毛绒围巾裹得严实些，不觉加快脚步回了公寓：赶快完成捐款交接，就回英国去，在那个没人提醒过往的沉默国度，可以假装忘记，重新开始……

第2章

相亲之遇

明媚春阳丝丝缕缕洒进公寓，小窗半开，清风徐来，空气中飘荡着慵懒的玫瑰奶茶香。

周末无事，梅小姐偷得浮生半日闲，睡到晌午才起。煮一杯英式奶茶，端起白瓷描金茶杯悠游到窗口，斜倚窗台瞧眼楼下车辆往来，人影穿梭。初春街市喧嚣，小公寓恬淡闲适，暖阳烂漫。

铃铃铃，电话响起，梅小姐端着茶杯快步过去接电话，一阵亲切女声从话线那端传来，“若浮，我是二婶啊，下午有空吗？”

或是多年不见，黄二婶欲与侄女聊天叙旧，拉拉家常，梅若浮迟疑一下，“嗯，有。”

“太好了，”黄秀茹欢笑一声，古道热肠，“二婶约了一个朋友给你认识，是华氏企业的二公子，下午出来见个面？”

梅若浮才想起前天晚宴，黄秀茹关心自己终身大事，原来不是随口说说。梅小姐思量自己来沪有特殊使命，哪有闲情逸致风花雪月，节外生枝，便拎着电话，含糊其辞，琢磨如何推脱，“那个，我，我……”

“犹豫什么呀，华二公子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也是喝过洋墨水的。他与你年龄相仿，郎才女貌，”黄秀茹殷殷盛情道：“周芸倒求着我给雯龄介绍呢，可那姑娘的门第资质，哪能与你相比。”（梅公馆家宴中那位梳着两条长辫子的文静姑娘，便是周芸的侄女周雯龄。）

黄秀茹口中的华二公子，乃上海实业大亨华啸霆的次子华克霖。虽说是次子，因为长子乃姨娘所生，不作数，二少爷才是正根嫡出。

“都是年轻人，多认识个朋友总是好的，今天三点在爱丽丝咖啡厅喝下午茶，记得去呦。”黄二婶不忘贴心嘱咐，“我也想陪你过去的，可惜市长太太约我陪日本大使夫人应酬。你记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早点儿到啊。”

“我，我，”梅小姐头皮发麻，赶紧找托辞，“我刚刚想起，下午有事……”

“唉，都约定好了，可不好驳二婶面子，一定要去的。”黄秀茹絮叨

敦促，“唉，市长太太的车来接我了，回头再跟你讲啊。”

电话那头先挂断了，留梅小姐陷在沙发，沉默半晌。

空气中尘埃浮游，在朗日光芒下格外清晰，俗事如尘杂，一扰便乱。

公寓小窗开着，一阵清风拂来，淡黄色窗帘随风摆动。春日暖风用独特气息将她游离神思又唤回来，玫瑰奶茶放凉了，抿一小口，滋味依然浓郁。

也罢，下午茶而已，无伤大雅。梅小姐想起《字林西报》一篇关于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闻稿尚未完成，或许可借此机会采访金融巨子，得些新讯息。

租界商业街人流穿梭，奔波忙碌的工作族群，闲情逸致的风韵少妇，其乐融融的土著人家，形形色色，老老少少，交汇成上海滩一道独一无二的摩登风景。

午后一缕金色斜阳沾染红晕，透过明净琉璃落地窗，投射入一家英伦咖啡馆。里面一位身着考究黑西装的青年人，正神定气闲品尝一杯爱尔兰咖啡。他靠窗而坐，俊朗轮廓在光与影的交错间若隐若现，明净气质在明与暗的更迭中变幻莫测。

琉璃窗外映出湛蓝天空，白云朵朵。梅小姐一身黑色洋装、系白蝴蝶结领结、戴黑毛呢卷边礼帽，高挑清丽，走过爱丽丝咖啡馆窗外，目光不由自主被那位精致青年吸引，已猜到他是谁了。

进门，招呼，落座，点一杯布雷卫，一块鲜奶小方。

梅小姐拿起烫银甜点勺品尝鲜奶小方，不时抬眼相面华二公子。蛋糕上一朵粉色奶油小花，旁点缀半个红艳樱桃，宛若一块温润的红宝石。想她旅居海外多年，社会名流、贵族雅士见过不少，如此眉目朗清的年轻人倒不多见，真似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如从古典诗歌里走出来一般。

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醇厚香气，洋钢琴师坐在咖啡厅一隅，悠扬弹奏一曲《爱之梦》，令人怡情。

华公子修长白净手指捏着杯脚，骨节分明，白色袖口露出一颗黑水晶袖扣，闪烁着高贵与精致。他挺拔的鼻头微嗅，对面一阵淡淡市井桂花香水气息飘来，与这高雅格调十分不衬。华公子眉尖微皱，轻轻一挑，“你就是黄姨介绍来相亲的梅小姐？”

梅若浮一愣，怔怔点头，“嗯。”

华公子放下咖啡杯，斜倚在柔软的丝绒背椅，摸一摸自己直挺的下巴，坦诚相见，语气独特，“听说你留过洋，思想定然开放，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不介意我有红颜知己，后宫粉黛三千吧？”

这青年目光明净清澈，可言语却十分轻佻，眼见与耳闻极度不符，梅若浮以为自己幻听，毫无准备，“你说什么？”

华克霖嘴角勾起一个优雅倜傥的弧度，不羁一笑，“把她们带回来一起住，也没问题吧？”

梅若浮眼睁睁看着他，很难想象如此荒诞言论，竟出自一个形貌彬彬的贵公子之口。她颇感震惊，含在口中的半勺奶油咽也不是，不咽也不是。

华公子转头看向窗外，街市人影穿梭，日落西斜。他薄幸一笑，瞥眼右腕欧米茄表，“哦，不好意思，我还得去接嘉丽小姐看电影，失陪。”

华克霖说着起身，拂一拂笔挺西装，风度翩翩离开，从梅小姐身旁经过，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一抹淡淡柑桔清香。

窗外光影流转，人潮涌动。如此高效率的相亲，难得一见，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可以在《字林西报》的市井生活版写一篇奇遇记了。梅小姐嘘一口气，感慨人世百态，见人见面不见心，拎起小牛皮编织手袋，起身准备离开。

服务生谦恭有礼，上前提醒，“小姐，劳驾付下账。”

才想起华少爷走得潇洒，根本没付咖啡钱，梅小姐得自掏腰包，“多少？”

“盛惠二百五。”

“一杯爱尔兰，一杯布雷卫，一块鲜奶蛋糕，要二百五？”梅若浮心想上海物价怎如此出挑？

服务生谦恭赔笑，递上账单，“华公子临走时还顺手拿了一听巴西凤冠雏鸟屎咖啡。”

“哦。”梅小姐面不改色付钱，一颗心在咖啡厅的优雅钢琴乐中颇为颤动。

从爱丽丝咖啡厅出来，空气新鲜许多，整个视野也开阔起来，梅若浮

顺路在街口杂货铺买一瓶桂花精油。来到上海，最欣喜于当地桂花香，朴实且独特，是不曾遇到的。

她搭上一辆黄包车，车行许久，辗转进入一条古旧热闹的街巷，于一间戏院小馆前停驻。戏馆红头幌子招徕看客，吉祥戏班今日曲目：七星庙。

时逢战局，小门小户生意愈加难做。虽说戏班锣鼓铮铮，出将入相，可门庭冷落，鞍马稀少，里面不过十来看官捧场。

梅小姐买票进场，缓缓走到角落位置，与一青年女子并肩坐了，只因那人身上也有一股清新淡雅的桂花香。闻香识人，或许是这些文艺青年特有的接头方式。

那女子秀发披肩，深蓝格布衣旗袍，褐色发带，斯文清秀，与她搭话，“今天的戏不错，你看那刀马旦，倒有些功夫底子。”

“金戈铁马，忠肝义胆，固然不错，可惜那余赛花身量不足，倒是唱丑的好材料。”梅若浮寒酸打趣，顺手从口袋掏出一瓶桂花精油，闻一闻，压惊。

秀发女子会意，低声道：“明早五点，西郊三号仓库交接。”

从戏院出来，天色已暗，苍穹幽蓝深邃，星光点点，街头巷尾灯火初上，弥漫炊烟饭香。

回到赫德路，梅若浮在楼下流动摊位捎一份银丝花卷回公寓，钱包里的钱只够买这个了。

她拧开一盏昏黄壁灯，换一身家居衣服，斟一杯凉白开水，窝在沙发啃银丝花卷。多年来，都是自己日复一日，在幽灯中独食，习惯之下已不觉有什么不妥。

铃铃电话响起。

“喂？”

黄秀茹声音分外亲切，“若浮呀，这么早就回来了，吃饭了吗？”

梅小姐嚼着银丝花卷，“正在吃。”

“我跟华太太通电话了，她说初次见面，二公子对你印象不错，说你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很有名媛风范，想着以后相约见一见呢。”黄二婶欣喜声音顺着电话线那端传播过来。

梅小姐耳根仿佛有一丝触电，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瞅一眼自己桌上